

史記

卷九十六

列傳卷三十六之四十二	張蒼	周昌
卷三十六	任敖	韓安國
周孫	陳唐	蕭何
卷三十七	朱建	韓信
卷三十八	任寬	樊噲
卷三十九	劉敬	陸賈
卷四十	季布	留侯
卷四十一	張良	韓信
卷四十二	樊噲	呂后
卷四十三	石奮	唐蒙
卷四十四	周文	留侯

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者是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

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據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

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

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

蒼爲常山守

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

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

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

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爲計相

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

戶遷爲計相

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

張晏自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王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又施也○索隱曰謂改詩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

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

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

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

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

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爲客

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

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榮陽城

楚破榮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

爲虜矣項羽怒享周苛

徐廣曰四年三月也

於是乃拜周昌爲御

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

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重封爲高景侯

徐廣曰元年封三十九年文帝除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

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

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

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
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
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
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

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

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正義曰期以日吃每語故重言期期

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

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

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人

孟康曰方與縣名公

其號瓊白方與縣令也

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

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

筆吏耳

正義曰古用簡禮書有錯謬

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

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

堯曰

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

正義曰相譁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

家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斃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

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

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爲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位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此類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徐廣曰十年也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

徐廣曰

日十一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

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高后使使

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諡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

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也

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

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

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

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

正義曰辟音避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

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

以平陽侯曹窩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

禕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

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

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重吏張

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文頴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

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

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

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

周赤烏爲火漢勝火以水也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

淳

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曆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音必履反謂比方也。

晉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晉灼說爲得。至於爲丞

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

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德

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

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

晏

日所選保任者也

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代

侯八年卒子類

徐廣曰

一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

就位不敬國除

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類代侯則類

卽類與漢書畧同者也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

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

漢書云長八尺

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

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

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馴案如淳曰材

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張

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

索隱

曰所類反

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

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

徐廣曰後二年八月

孝文帝欲用皇后弟

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义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

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

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

今便行語其吏曰漸之

通頓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

史記卷六

卷之三

十一

孝景帝卽位二年鼃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
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
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惻之惻嘉聞之欲因此以法
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
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
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冗官謂散官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
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謚爲節侯子共侯故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

平

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
庚三十二年子史改封靖安侯

子侯史代六歲坐

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

申屠嘉死之後景

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倉爲丞相

徐廣曰陸書亮祖功臣陶舍之子也

及今

上時相至伊許昌

許溫之孫懿哀侯之子

歐之孫平棘節侯

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等爲丞相皆以列侯

繼嗣姪姪

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躊躇一作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

音初角反
無他技廉謹爲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

萬曆二十六年刊
卷之二十六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
考經典專用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畧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

名子秋卒而有車丞相代

索隱自白

車子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承相傳都省畧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卽爲丞相有

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

繁君

索隱曰繁姓也音婆

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

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

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轡歸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

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弔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
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
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
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
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
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
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

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
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
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
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敎
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
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
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
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

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復所能於事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相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索隱述贊曰

張蒼主計 天下作程 孫臣始紓
秦曆尚行 御史亞相 相國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姪姪
無所發明

史記卷九十六

史記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漢太史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

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

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吏部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酈生食其者

正義曰層異
幾三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
圉縣○索隱

曰案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

也故耆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爲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

爲里監門吏

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六十一

留侯論第十一

列傳

起諸將徇地止義曰
猶畧也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自用不能

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

高陽傳舍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

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

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榮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廻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

廻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鄭州榮陽縣四十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二山秦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敖倉韋昭曰在河內野江北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
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
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
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
天下之所歸卽齊國不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
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
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
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
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
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

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
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
孟康曰剗斷無復廉鍔也瓊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項城得賂積而
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
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
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
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
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王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享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

食武遂嗣三世

索隱曰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

元狩

元年中武遂侯平

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

子遂嗣恐漢書誤也

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

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

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

之尉故曰尉他他音馳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

王陸生至尉他魋結

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

結之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也

昆弟墳墓在真定

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

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

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

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

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

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土南越不助天下

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

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

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

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

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

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計舉秦誅彊楚爲天

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

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輶萬物殷富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

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

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染音

詎

○索隱曰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

迺

大說陸生留與飲數

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

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

陸生卒拜

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
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金用長久之術
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

趙氏

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懼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
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
侯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
好畤田地善正義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
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合令
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
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
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

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

反數見不鮮

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漢書作數擊淳云新殺曰鮮

如無义恩公爲也

韋昭曰恩汚辱

呂太后時王

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

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貞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

徐廣曰務一作豫

天下

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盛

音義曰言狼籍甚盛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

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隙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

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矣
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
禮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陽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閼籍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閼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

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陽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

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

失謫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
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
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
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
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
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爲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
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
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

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
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
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
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
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
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
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
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

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輦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官屬注

踵門長揖

深器重遇

說齊歷下

趣鼎何懼

陸賈使越

尉佗懾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史記卷九十七終

史記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

馬

遷

擢

宋

中

郎

外

兵

參

軍

河

東

裴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學

士

河

內

司

馬

貞

索

隱

皇明

朝

列

大

夫

國

子

監

祭

酒

臣

方

從

哲

勅

重

較

刊

皇明

朝

列

大

夫

國

子

監

祭

酒

臣

吳

士

元

旨

重

修

承

德

郎

司

業

仍

加

俸

一

級

臣

黃

錦

等

奉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

索隱曰按

橫

陽

邑

名

在

韓

韓

公

子

成

初

封

橫

陽

君

張

良

立

爲

韓

王

也

從

攻

安

陽

城

隋

改

已

氏

爲

楚

丘

縣

西

十

里

安

陽

故

城

是

也

杠

里

擊

趙

賁

軍

於

開

封及擊楊熊曲遇

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

司馬彪

郡國志云

中牟有曲

遇聚按鄭州中

萬曆二十六年刊

牟縣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也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

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索隱曰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

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

○索隱曰按孟康云縣名也

○正義曰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侍高帝於懷

○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

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徐廣曰赦下

益食邑

邑屬淮陰

○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爲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

解屬相國參殘博

○索隱曰博太山縣也

顧祿監益食邑

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

二千六百戶除

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

○正義曰按齊王韓信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

相五歲爲齊相國

正義曰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

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

如淳曰既爲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

案律謂勒兵而守

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

索隱曰歙音翕

以中涓從起宛朐

正義曰上於元反于求俱反曹

州也攻濟陽

正義曰曹州宛朐縣西

破李由軍擊秦軍

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

徐廣曰作候

首五十七

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歛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索隱曰邢姓說名菑南城徐廣曰今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衆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貴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非趙貴軍

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鄖鄆別下平陽徐廣曰鄖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鄆從攻朝歌鄖鄆及別擊破趙軍降鄖鄆郡六縣

徐廣曰鄖鄆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繪鄆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繪屬東海○正義曰今繪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海州屬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卽竹邑擊項悍濟陽

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
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叔子共尉生致之雒陽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
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
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
擊陳豨丞相敵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敵也因降曲逆從擊黥布
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
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
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
后五年歿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

過律

索隱曰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

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縗者

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一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

聚名也周縗所封也

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

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

東絕甬道從山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

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縗爲信武侯戰不敢離上

以縗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

二年以縗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
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禾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
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

孝文五年縗以壽終謚爲貞侯

正義曰謚爲
尊侯一作卓

子昌代侯

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縗子居代侯

徐廣曰表云
孝景中元年

封縗子應爲鄆侯謚

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

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

徐廣曰一
無高字又

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縗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
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
人臣扼腕

史記卷九十八

終

史記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漢

太

史

合

龍

門

司

馬遷

撰

宋

牛

郎

外

兵

參

軍

河

東

裴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學

士

河

內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皇

明

朝

列

大

夫

國

子

監

祭

酒

勅

重

較

刊

皇

明

朝

列

大

夫

國

子

監

司

業

承

德

郎

司

業

仍

加

俸

一

級

旨

重

修

劉

敬

本

姓

齊

人

也

索隱曰敬本姓
妻漢書作妻敬

漢

五

年

戍

隴

西

過

洛

陽

高

帝

在

焉

妻

敬

脫

輓

輶

輶

輶

索隱曰輶者牽也
輶者鹿車前一人推

前

橫

木

二

人

前

輶

一

人

後

推

之

衣

其

羊

裘

見

齊

人

虞

將

軍

欲

與

之

鮮

衣

妻

敬

曰

臣

願

見

上

言

便

事

虞

將

軍

欲

與

之

鮮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九十九

列傳

九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正義曰邵音胎雍州里故名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幽大王以狄城是也也伐故去幽杖馬箋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入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天下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叔又居王城也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

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
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
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
掩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掩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
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
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

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索隱曰按張晏云春爲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西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自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
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

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主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比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縣及三輔諸邑諸懷尚多在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

將卽反罪死無赦

贊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

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拜爲博士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

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謾也通曰

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云短衣便事非儒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塞卷也贊曰拔取

日舉楚辭曰朝
塞此之木蘭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有德業足以繼躡齊稷下之風流也馴案漢書音義曰稷嗣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蘿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東茅以表位爲蘿又纂文云蘿今之纂字包愷音卽悅反又音纂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隸徐廣曰傳言趨隱

日隸亦習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徐廣曰傳從上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爲臚音間句音九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懾索隱曰

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載芻叢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爲尊也職音輶傳警者漢儀云帝輶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

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人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

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

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

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來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韋昭曰閣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日游衣冠如淳曰三輔皇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

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棟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輶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訕

索隱曰
音屈

道固

委蛇

索隱曰
音移

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

夏藉衆幹

裘非一狐

委輶獻說

縣蘄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史記卷九十九終

史記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漢

太史

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選

宋

中郎

外兵

參軍

河東

裴

飄集解

唐

國子博士

弘文學士

河內

司馬貞

索隱

唐

諸王侍

讀率

府

長史

張守節

正義

皇明

朝列大夫

國子監

祭酒臣

劉應秋

勅重

較刊

皇明

朝列大夫

國子監

祭酒臣

吳士元

旨重

修

承德郎

司業

仍加俸

一級

臣黃錦等奉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

如序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
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

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

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

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
廻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
車爲柳鄧展曰皆棺
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
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嬖爲使人忽惡也鄭玄注周禮
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爲
柳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
季布廻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朱家廻乘輶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
曰安永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
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
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

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
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
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
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
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
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廻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
上廻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
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
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

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
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
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
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
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
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卽酙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
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
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
聞之有以闢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
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
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趙談司馬遷以孟康文頴所說辜較音姑角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

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今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
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
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

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索隱曰漢書益字絲長事素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

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樊噲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無官職也故謂之保作保傭也可保信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音反謂疾令赴饑也

方提趣湯

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

布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

曰小人作峭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烹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

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

徐廣曰擊齊有功也

復爲燕相齊

之間皆爲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

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屢履蹈之也贊曰屢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舉旗則

覆軍爲是愈於屢之與屢者也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

樂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寃
誠知所處

史記卷一百終

史記卷一百一 袁盎龜錯列傳第四十一

漢太史

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

外兵參

軍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

博士弘文學士

河內司馬貞索隱

晉諸王侍讀率

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徒處安陵高后時盎

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

曰盎爲兄所保在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

恭常自送之一

徐廣曰自作目

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

列傳

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盜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見廷毀我盜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謂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盜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乃大與

盜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盜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鼎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艦車傳途袁盜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輶食哭甚哀盜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盜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貢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著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蓋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蓋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

同徐廣曰漢書作諫六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

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

索隱曰案張楫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

百金之

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

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爲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

萬曆二十六年刊

宮殿四面欄縱者云

欄橫者云楯是也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

駢如淳曰六馬

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

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

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

袁盎引郤慎夫人坐

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郤慎夫人坐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

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張晏曰戚夫人於是

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

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

如淳曰調選

仁愛士

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

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

劎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毋反而

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

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

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而見之盎

因跪曰願請聞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

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詭說曰君爲

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

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蓋素不好龜錯龜錯所居坐蓋去蓋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龜錯爲御史大夫使

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龜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有絕吳有絕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盜大臣不宣有姦謀龜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龜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

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鼃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
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齋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

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
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
藏匿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
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署吾親不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
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
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
博盜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

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瓊曰凡人之於赴難案謂不以親爲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

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

陵郭門外

鼃錯者潁川人也

索隱曰鼃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鼃氏出南陽今西鄂鼃氏自謂子鼃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軼張恢先所

徐廣曰先卽先生。索隱曰軼縣人張恢

先生所學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

申商之法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

故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

中乙科補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書七笑反。

錯爲人峭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瓊曰峻○索隱曰按韋昭註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

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鼃錯往讀之

年九十一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敘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

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

服虔曰太子孺家贊曰茂陵書太子家令

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著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徐廣曰九一作公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

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協內史府居太上廟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壻垣

索隱曰壻音乃亂反謂牆外之

短垣也又昔而緣反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

之卽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

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壻中垣不致於法

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

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

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二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今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

諸侯皆誼譁疾鼃錯。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鼃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鼃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鼃錯衣朝衣，斬東市。鼃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路從吳軍所來也。」聞鼃錯死，吳楚罷。鄧公曰：「吳王爲反如淳曰：道由也。」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

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鼃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也。時以變易

張晏曰謂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景帝立竟以名敗鼃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鼃錯建策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史記卷一百一終

史記卷一百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漢太史

龍門

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

河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

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褚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

曰哀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鄖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鄖陽並

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索

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貴積財也

事孝文帝十歲不謂此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事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上問上林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乃無可恃乃

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譏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

敝具以質言

如淳曰
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項之太

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
宮衛令諸出
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乘輶傳者皆下不
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

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項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北臨廁

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

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

○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

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

使慎夫人鼓瑟上

自倚瑟而歌

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味

○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榔

正義

日顏師古云美石出京

師北山今宜州石是

用紵絮斷陳縗漆其間

徐廣曰
斲一作斲

銅駟案漢書音義曰斲縗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

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斲音側略反縗音女居反案斲

陳縗以漆著其間也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者雖鋗南山猶有鄰

張晏曰鋗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廻顧南向故云南

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墀榔

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酈山發北山石榔乃

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榔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

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榔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中有物雖無鋗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言

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

欲者雖無石樽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

尉項之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渭橋中路攢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

費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

在故城之北也

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

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淳曰長安縣人

聞蹕匿橋下久

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一

人犯蹕當罰金

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

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

文帝怒曰此人

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

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

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

非吾所以

共承宗廟意也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

等

淳曰俱死罪也盜王環

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

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二

列傳

三

廻反杯者樽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掘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廣

日一作閒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索隱曰景帝爲

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韁解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閑買反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韁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謂王生曰

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韁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韁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爲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

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爲郎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爲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

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

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

將

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馯案晉灼曰百人爲微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閼閻卒百人爲微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爲

微行頭

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

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

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如淳曰說良善也

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

匈奴哉唐曰主臣

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

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爲本初微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

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

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

索隱曰上

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寧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

都尉昂

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

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

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

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索隱曰概音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苦本仄謂門限也

寡人制之闔以外

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卽租也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

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

索隱案

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

轂騎萬三千

索隱曰如淳云轂音構轂騎張弓之騎也

士十萬

服虔曰良士良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

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

澹林

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禡檻

西抑彊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

索隱曰幾音祈

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

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曰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

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

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爲反間

令顏聚代之

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

是以兵破士北爲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

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

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其

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

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錢○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爲私奉養

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

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

索隱曰案謂燕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

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

索隱曰案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

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

索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爲幕古字少耳

白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爲幕古字少耳

一言

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詔帝尊以信亞夫之軍爲不能用頗收彼將有激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

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

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徐廣曰張季馮公近之矣
一作辨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袁盎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史記卷一百二終

史記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萬石君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子石故號奮爲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州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在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也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

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曰受書謁徒其家長安中戚里曰小主通書謁出入命也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傳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

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爲音于僞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爲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訴訴如也韋昭曰聲和貌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

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

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

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

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

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

爲內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

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

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爲郎中令卽光祿勳九卿之職也

直五日一下也按入子舍

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爲諸子之舍

若今諸房也

也音住廁。喻謂廁溷塈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喻爲寶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廁竇渴除穢惡之穴

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

徐廣曰喻築垣短板

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翁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云

喻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

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自東而北二十里

內史慶醉歸入外

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

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
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
然建最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
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
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
中最爲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
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

選羣臣可爲傳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
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
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
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
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
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
相丞相淳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
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

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

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

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

丞相罷駕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

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天子曰倉廩旣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

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

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于何人

以書讓慶慶甚慚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

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

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

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代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城在并州汶水縣北十二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

大陵人也

綰以戲車爲郎

淳曰機轍之類

索隱曰能左右超乘也如

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

病不行

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

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

索隱曰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

綰日以謹力景帝幸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二十三

列傳

五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卒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貨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陽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

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

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

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

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旣已上立膠東王

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又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

代桃侯舍爲丞相

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

朝奏事如

職所奏

索隱曰以言但守職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

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

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

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

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

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也

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

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

爲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

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云

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大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大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朝廷見人或毀之曰不

疑狀貌甚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

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

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

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

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

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正義曰任城兗州縣也

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

太中大夫景帝初卽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

泄常衣敝補衣溺袴

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

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

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滯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理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小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期不爲絜清

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

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爲不潔淨下溼故得以入其臥內也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索隱曰謂後宮也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

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

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

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

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

音駢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

孝文時以治刑名家

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音悅

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卽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

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音悅

刑法及名實也

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

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

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

具獄事有可郤郤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

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

夫祿歸老子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

微巧

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爲而周文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是微巧也

處調

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爲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謂者謂爲郎中令陰重得幸

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潔衣周仁之垢汚君子議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受此爲爲

處謂故君子議此二人爲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爲

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郎中數馬

內史飼匱

綰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史記卷一百三終

133X
8
25